

尼克松夫人传

[美]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著
葛德玮 叶海燕 孙一莲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尼克松夫人传

〔美〕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著
葛德玮 叶海燕 孙一莲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尼克松夫人传

〔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著
葛德玮 叶海燕 孙一莲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5.25 印张 321(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8.90 元

ISBN 7—5043—1940—6/I·194

前 言

1974年8月8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于任期末终前辞职，提前下野，同时被剥夺了重操律师旧业的机会。因此，他除养病外，主要致力于著述回忆录。1978年《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由纽约格鲁塞特—邓拉普公司出版。

回忆录基本上是一部从政史，如“水门事件”一例就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至于个人历史及家庭生活只在按序叙年过程中兼而顾之、略笔带过。虽然书中在任职总统部分的1971年一章中有一节专门介绍总统夫人帕特，也只是就当时当地帕特的作用而论，论大于叙，失之简约，难述夫妻一生之什一。尤其在回忆录首章中仅以两页篇幅概括帕特家庭、她婚前及结婚情况，只用一段话作为阙漏的交待：

帕特的一生，值得专门著书立传。或许有这么一天，帕特自己会完成这一任务。如果一朝书成，必定不同寻常，因为帕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她独立自主性强、敏锐过人，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幽默感。

可惜尼克松言而未中，帕特如今年逾76岁，看来是不会自己作传的了。在她的小女儿，文科硕士、专业记者，二次世界大

战名将、美国第34届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孙媳朱莉已于前年实现了乃父或许也是乃母的夙愿。

帕特其人，是实实在在的常人，却又胜于常人。综观她的一生，出身清贫，早年母亡父病，从小地就得操持家务。青年时期，坚持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与尼克松相遇相爱，新婚燕尔就送夫参军。战后全力支持丈夫从政，由众议员而参议员、而一任副总统而再任副总统，可谓一帆风顺焉。谁知1962年，一败于肯尼迪，竞选总统不成；二挫于布朗，争当本乡本土的州长又不成，忍辱6年，壮志不已。1968年，东山再起，终于当上了总统。4年任期中，同我国复交，自越南撤军，与苏联缓和，好不容易改变了前任林登·约翰逊面对的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局面。1973年连任总统，又可谓旧貌换新颜。孰不料，1972年“水门事件”的文章越做越大，尼克松所受攻击的程度，甚至大过人们当年对出兵越南的反战情绪，若不动下台，就要遭到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弹劾总统的命运。于是，只好在更大的屈辱中，辞职归去。帕特与夫荣辱与共。两人先后得病，侥幸逃脱大难。至于功罪成败自有后人评说。

就帕特的作为而论，长期作为美国的第二夫人和第一夫人，却改变了长期以来夫人只是丈夫的附庸这一陋习，而以相互依存的“尼克松夫妻双档”一员的姿态出现于政治舞台上。他们两人的夫妻关系，无论是在政治活动或者是家庭生活方面都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帕特在帮助丈夫的竞选和事业中，全力以赴，不但使丈夫无任何后顾之忧，而且开夫人全面助选的一代风气。但，帕特始终恪守助选分寸，从不越俎代庖，而且，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对丈夫一往情深，坚定不移。她既尊重丈夫，又不盲目顺从。由于辅佐丈夫的缘故，帕特除了夫唱妇随，

走遍国内 50 州和世界各地之外,还是“以副总统和总统夫人的身分担任总统委派的正式外交代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友谊的第一人”。其中主要的表现是能接触基层,获取民心。帕特的特长是以第一第二夫人的身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关心人的工作,尤其抓紧信访,始终亲自过问。她除了领导好领导层的夫人活动外,还在全国发动志愿性质的互助服务,开创总统夫人自赋任务的先例。所以说,她生来是员干将,在台上时,忙而自得其乐,下台后无事,反而烦恼丛生。帕特的另一项业绩是更新、改善和建设白宫。她添置设施,整顿体制,进一步开放白宫,使更多的人,包括盲人、残疾人,都能有机会参观面貌一新的最高府邸。

女儿写自己的妈妈,难免褒美溢于言词。只要事必有据,读者自能明辨是非。全书篇幅较长,同尼克松的回忆录不无重复之处。译者以帕特和其家庭情况为主,除交待来龙去脉、串连需要外,凡与回忆录重复处及纯属政治情节之类,酌情删节。

译者

一九八九年五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1912—1945

- 第一章 “圣·帕特里克的圣婴在黎明降临”……3
第二章 “她有股韧劲”……21
第三章 “帕特肯定会出人头地”……31
第四章 “我的姑娘有头脑”……44
第五章 “献给秀发上绾着红色天竺葵的漂亮老师”……57
第六章 “亲爱的心上人”……67
第七章 帕特里夏·瑞安·尼克松……80
第八章 坚守本土……91
-

第二部分 1945—1969

- 第九章 第一次竞选……109
第十章 竞选永不休,到头才罢手……120
第十一章 参议员……128
第十二章 棋局政治……137
第十三章 副总统夫人第一年……147
第十四章 反思……165
第十五章 “谁也别想把我们从选票上抹掉”……170
第十六章 总统宝座在望……181

第十七章	钢铁为表,胆识为里	198
第十八章	回老家去	210
第十九章	走出谷底	219
第二十章	再度问鼎	228
第二十一章	1968年大选	236

第三部分 1969—1976

第二十二章	白宫岁月	253
第二十三章	“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293
第二十四章	1971“世上最不讨巧的工作”	318
第二十五章	1972 尼克松夫人万岁	348
第二十六章	战斗,战斗,战斗	386
第二十七章	总统末年	411

第四部分 1976—1986

第二十八章	幽居不幽	441
第二十九章	铁肩担众人 何人担铁肩	452
第三十章	再前进,再提高	464

第一 部 分

1912—1945

第一章

“圣·帕特里克(爱尔兰的保护神——译注)的圣婴在黎明降临”

1912年3月16日午夜时分,内华达州东部山区高处,在一个矿工的棚屋里,我妈妈呱呱出世了。尽管即将入春,伊利这座因产铜而一时繁荣的小镇,却依然料峭寒冷。妈妈有个叫比尔·瑞安哥哥还记得那天晚上,他被钻进屋里的冷风冻醒。年仅两岁半的比尔爬下床看见他的爸爸和一个陌生人站在大门口。那个人从他爸爸手里接过5美元就走了。比尔不解地瞪圆眼睛。“现在,你有一个小妹妹了,”他爸爸威尔·瑞安对他解释说,“那是给医生的钱。”

我外婆一定要给孩子起名叫西尔马·凯瑟琳。但外公威

尔·瑞安是纯爱尔兰血统，父母都是梅奥郡人，他才不喜欢凯瑟琳这个名字呐！对他来说，这孩子就是“圣婴”，他还决定把她的生日定在3月17日，因为这一天是爱尔兰的保护神圣·帕特里克的诞辰。比尔曾经问过他爸爸为什么把妹妹的生日往后推一天，爸爸说：“她就是在早晨生的，圣·帕特里克的圣婴就是在黎明时分降临的。”

我妈妈的出生地伊利，得名于矿工伊利·史密斯。这个矿工来自伊利诺伊州，发迹于蒙大拿州，败落于南达科他州，死的时候一文不名。这座小镇有一所用3万5千美元兴建的学校，一个新建的供水系统，和两家日报社、三家周报社，这里已是边远的拓荒地带了。孩子出生时，1912年3月17日，东伊利的《白松新闻报》上，登了条新闻，标题是《勒索巨款不成，樱桃湾剃头匠斧劈华工》。这张报纸甚至头版上也没有国内新闻，读完报也不知道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而另一位名叫伍德罗·威尔逊的教授正在高谈阔论他竞选总统的打算。

在伊利这座新兴小镇上，威尔·瑞安在老矿上当计时员，这碗饭的确牢靠，但却不会有更大的出息。到46岁的时候，他这口饭已断断续续地吃了20多年了。小西尔马·瑞安刚过1岁生日不久，我外婆凯特设法劝说威尔离开伊利，去南加利福尼亚州定居。

要威尔·瑞安不再做发财梦，放弃他一生闯荡、挖矿探宝的行当，谈何容易。许多年来，他心甘情愿承受勘探的困苦，吃的总是腌肉、豆类和烧饼老三样，偶尔才开一罐西红柿罐头。白天，头顶荒漠烈日；夜晚，满天寒星卧黄沙。这种体力上的消耗使当地的男人个个瘦骨嶙峋，难怪好多矿工都有“苗条”的

外号。到 1913 年，威尔·瑞安已经干过了两个行业——出海和开矿。现在他又得学着种田了。

瑞安一家搭火车来到洛杉矶。几个星期后，他们找到了一小块土地。儿子汤姆·瑞安那时还不到 3 岁，可是他还能记得他爸爸带着全家人坐着四轮运货马车来到阿蒂赛厄的情景。这里是距洛杉矶西南 18 英里的一个村落，住着 400 来口人，汤姆还记得爸爸和妈妈坐在前边的座位上，坐在后边的有他自己、比尔、丫头和同母异父的姐姐内瓦。内瓦的生父死于南达科他州的一次突发性水灾。威尔把车赶到一所狭隘的农家平房门前，汤姆只听见他妈妈喊了一声“好啊！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这所房子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周围 10 英亩半的土地，一马平川，像张桌面一样，看上去简直没法同邻家的土地区别开来。南加利福尼亚州这类地块一概称作“农场”。现在当上农夫了，威尔·瑞安还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干，他的大半生自始至终凭的是赤手空拳。他从来都是这样告诫孩子们的：“合伙行船千万使不得。”他只靠老婆孩子帮助，经营自己的“货车运输农场”。每次他将 40 箱作物装进一个拖车里，用一辆老式福特拖进城。他这套种庄稼的本领全是从农业杂志和有关种植粮食作物的文章中自学的，谁知到后来竟然还声望大振，邻居们都把他看成大能人一样的人物，他们把这位高个子、有轮有廓的瑞安先生叫做“白菜大王”。方圆几英里以内，就数他种植的白菜个儿最大、质量最好。他还以谨慎小心、守信可靠而闻名。遇到特大丰收，凡他需要借用农场设备，或者多请几个人手帮忙收割时，他只要找上门去，使劲握握人家的手，或再用他清澈透亮的蓝眼睛稍微看上对方一眼，就什么都

解决了。

威尔·瑞安已经是一个什么都拿得起的庄稼汉了，可他自己从来不这么看。他同他的邻居们不一样，在庄稼地里，他从不戴草帽，无论冬夏，他只戴他那顶灰毡帽。汤姆·瑞安舅舅告诉我说：“我父亲的梦想老没个完。”威尔只要能攒得下钱，就给油井和矿山投资。他遗留下来给孩子们少得可怜的财产里，就有一张日期为1921年的亨廷顿中心石油公司的两千股股票。一到晚上，威尔·瑞安才摸索着走出他耕种、施肥的10英亩土地，回到家里，把摇椅拖到厨房桌边，挨着唯一的一盏煤油灯阅读起来。他无所不读，既读晚报、农业杂志，也读许多邻居中户与户之间交换来的书籍。当然，凡是有关油井和矿山的，只要弄得到手，他更不放过了。而且，每天都是老规矩，他把最小的孩子，他的宝贝丫头，也就是我的妈妈抱在腿上。他先讲一个故事，等丫头睡着了，他再摇着摇椅继续读下去。

他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在海上捕鲸和在矿上探矿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保存了他那些梦想的温馨。他离家那年才17岁。他对孩子们总吹自己遍历联邦各州，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地方。比如他在莫哈韦沙漠迷了路，差点儿渴死呀，婆罗州美丽的异国风情呀，在菲律宾遇到的侏儒的怪模样呀，等等，这些，他都不知讲了多少次。他的故事给丫头的的影响特别深。她就像她爸爸一样，养成了爱沉浸在书本之中、爱游历、爱冒险和酷爱独立的性格。

她能想得起来的、最早时候的印象，并不是农场和那里的牲口动物，而是她妈妈带着她逛洛杉矶时坐过的“大红电车”。那时，她才两三岁，电车上一对好心的年轻夫妇一直盯着她

看，临了还给了她一小盒冬青油味儿的糖果。在这之前，她还从未自己一个人独占过一盒糖果呐。西尔马·瑞安由于非常漂亮，引起了众人瞩目。她的大哥比尔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汤姆的头发是浅黑色的，她介乎两者之间，金色带红，还闪闪发亮。兄弟俩都同他们的爸爸一样，是深蓝色的眼睛，就是丫头与众不同，她长着一双杏仁眼，眼珠子常常闪烁着褐色的光芒，有时偏绿，甚至灰蓝，这种柔和、纯净的色泽给人以一种无比深邃的印象。

凯特·瑞安和这位小女儿多次来往于洛杉矶。对凯特来说，这是看望马修·本德的机会。马修是凯特同她前夫生的头生儿子，自从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一直留在经济宽裕的祖父母身边。两位老人家在儿子出事后，说服了新寡凯特，她同意，他们带马修要比她自己带更好。至于说西尔马，能在逐渐懂事的时候去大城市看看，也开阔了眼界。我妈妈后来对我说过：“我们一直住在乡下……，妈妈总嫌乡下见识少。”在大城市，乘大红电车、逛回声公园，尤其令小西尔马·瑞安难以忘怀的是有机会看看商场，那里的一切给她的一个感觉是“有更多的东西”。

我妈妈5岁那年，阿蒂赛厄逐渐不再与镇外的世界隔绝了。1917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称“全世界必须保卫民主”，他要求国会批准美、法、英结盟向德国宣战。瑞安家的几个孩子和同学们都参加了征集物资支持打仗的运动，他们拾拣胡桃壳、破铜烂铁，放进大街上的大桶里。

战争也波及了瑞安这样的家庭，全家人都惶惑不安。凯特垂下她那桃型的脸庞，宽宽的前额上两条笔直的秀眉下，闪动

着一双又大又善良的褐色眼睛，她千叮万嘱不让孩子们对任何人说出她生在德国。当时反对德国鬼子的疯狂浪潮席卷全国，连音乐也牵扯进去了，只要作曲家是德国人，一概抵制，甚至斯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也不能幸免。凯特再也不同她的德国老乡麦卡恩太太说家乡话了。两家本来是邻居，离红车站不远。西尔马和她的两个哥哥本来就不清楚他们的妈妈老家在奥伯罗斯巴，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靠种植果树为生，少说也有 200 多年了。孩子们只知道妈妈是 10 岁那年来美国的。那次打仗以后，总有 50 多年了吧，我舅舅汤姆·瑞安给我妈妈来信时提到他儿子正驻扎在德国，还去看望了长期失去联系的亲属，也看到了凯特那个在她移居美国后才出生的弟弟。那该算是我的舅公了。汤姆说：“妈妈老家是姓哈伯斯塔德。”

德国打败以后，当地的通货膨胀严重到 10 万德国马克才能换 1 美元。去商店买东西，要用手推车装钱。凯特用卖鸡蛋换来的钱，买点儿吃的，偷偷邮回了德国老家。可怜巴巴的这点接济竟也解救了哈伯斯塔德一家，只是苦了凯特。一方面是她不胜负担；另一方面她还生怕让威尔知道，因为她丈夫恨透了德国佬。

当着孩子们的面，威尔和凯特从来不谈打仗的事情。我妈妈还记得 1917 年的圣诞节过得特别愉快。圣诞前夜，她听见会客厅里有闹哄哄的响声。所谓客厅不过是她和她同母异父的姐姐内瓦之间一帘之隔的空间。她一骨碌爬了起来，看到她爸爸妈妈正在往长筒袜子里装硬壳果、桔子、苹果，还在每只袜底里塞进一枚一角的银币。爸爸妈妈让她也来一起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把长筒袜子悬挂起来，再把送给家里每个人的

自己做的礼物放在圣诞树周围——送给姑娘们的是钩边的手绢，送给男孩子们的是针织的上衣，大家都有份儿的是每人一件从商店里买来的礼品。

全家人谁都清楚必须在地里好好干活，才生活得下去，所以瑞安家的孩子们早就懂得不能开口要这要那，懂得安分守己、勤奋努力。尤其是威尔，他最讨厌大哭大嚷、放纵自己的感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妈妈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爸爸送给她一双鞋子——给双新鞋可不是常有的事，我妈妈不无怯意地、认真真地接过这件礼物，不知说什么好。内瓦扯扯她的袖口，凑近她耳边悄悄地让她去吻她爸爸一下。她踌躇了一下，然后害羞地、慢慢地向她爸爸跟前去。她吻了她爸爸，看见他高兴得绽开笑脸，她感到幸福极了，远远胜过她爸爸送她鞋时那一瞬间的感受。

威尔·瑞安一般只在逗乐的时候才抒发他的真实情感，而我妈妈则是怎么逗也不生气。同她爸爸一起开车到镇上去算是一种特殊优待，可以看看那里的银行、五金铺子、理发馆、斯科特和弗兰普顿杂货店，还有内梅斯药店和两家铁匠铺。她最怕这会儿爸爸的朋友们围住这辆双座旧车打趣地竞相开价，争着说要买她。他们起哄大笑，把价钱抬到5美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星期的伙食开支。在这个时候，我妈妈坐得笔挺，把红披肩像打开的扇子似的竖起，眼睛直视前方，一声不吭。就是对爸爸，她也从没流露过怕他把她卖掉的恐惧心理。

大汉们闹了一阵也就走了。爸爸把该买的买全了，付清帐款回到丫头等候着的车旁。只要还能剩下几分钱，威尔就会给丫头买上一个草莓冰淇淋蛋卷。所以，每次她总是带着难以控制的盼望心情，但求不至于落空。但看到爸爸空手回来，她也